
海豹奖第0届科幻征文
恋爱代理人
FIZZ 著

目 录

作者导言 …… 3

第一章 咖啡之前 …… 4

第二章 你想被喜欢 …… 6

第三章 晚上再说 …… 10

第四章 剩余一人 …… 14

第五章 没有错误的约会 …… 17

第六章 手写信展 …… 22

第七章 调亮的人 …… 27

第八章 没有指纹的玻璃 …… 31

第九章 线下的我 …… 33

第十章 薄荷还活着吗 …… 40

第十一章 摘要会漏掉叹气 …… 46

第十二章 不建议发送 …… 54

第十三章 等天明 …… 61

第十四章 第一句 …… 68

诗页：《等天明》 …… 74

附录：AI辅助说明 …… 75

作者导言

我想写《恋爱代理人》，是想探讨：在 AI 越来越能替代人的能力的当下，身而为人的亲身体验还有意义吗？

这几年，我一直在使用 AI，也在尝试把个人信息、目标和偏好交给智能体。它确实越来越懂我：帮我拆问题、排方案、提醒风险。用得越多，我越能感觉到，人正在把一部分判断交出去。未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agent，甚至人与人的沟通先由 agent 和 agent 完成，并不是多遥远的事。

但越是这样，我越想追问：如果一切都能被优化，生活还剩下什么必须亲自经历？我把这个问题放进恋爱里。因为恋爱最容易暴露理性和体验的冲突：它需要分寸，也有迟疑、冲动、患得患失、睡不着，和明知不该发消息却还是想发的时刻。

《恋爱代理人》不是一篇简单反 AI 的小说。小说里的 agent 很聪明，也真心有用。它会推断、优化、提醒，把主角从很多不合适的表达里拉回来。问题在于，当一个系统足够会替我们判断时，我们还愿不愿意把某些笨拙、疼痛和心动留给自己。小说里的智能体叫“岚”。它不是技术产品名，而是主角给自己个人 agent 的昵称。“岚”像山间雾气，没有固定形体，却总在身边；读音又接近 LAN，带着一点本地网络、个人连接和数字分身的意味。这个名字既不完全像人，也不只是工具，正好适合它在小说里的位置：理性、安静、长期陪伴。

结尾的《等天明》是我的原创诗。把自己珍藏的私货写进小说里，也是一种很开心的体验。

也许 AI 可以帮人推断很多东西，提前说明很多风险，也替人避开很多弯路。

可有些事，本来也无所谓对错。对错是机器擅长的判断，人嘛，去感受就好啦。

第一章 咖啡之前

我醒来的时候，窗帘已经开了一半。

不是我开的。卧室的光照系统判断我昨晚睡眠质量偏低，把原本七点二十的强光唤醒改成了七点三十五的渐亮模式。窗外是阴天，云层压得很低，房间里却有一层很淡的晨光，像有人把天色提前调温过。

床头的小屏亮着。

岚说：“你今天不适合空腹喝咖啡。”

我闭着眼睛，把脸埋进枕头里。

“我还没说我要喝。”

“你昨天十一点四十七分把咖啡豆加入购物车，凌晨一点十二分又看了一遍手冲壶。结合你今天十点的汇报会，我认为你醒来后有百分之七十三的概率会用咖啡解决紧张。”

“那你也不用一醒来就拆穿我。”

“我没有拆穿。只是提前拦截。”

我在被子里笑了一下，声音很闷。岚总是这样，语气平稳，句子干净，像一个永远不会被冒犯的人。但它又不是冷的。它记得我不爱空腹喝咖啡，记得我开会前会胃酸，记得我下雨天会比平时慢十分钟出门，记得我每次说“无所谓”的时候，通常都不是真的无所谓。

我掀开被子坐起来，屏幕上已经排好了今天的日程：洗漱、早餐、绕开中环北段、汇报材料最后检查、十点部门会议。最后一行写着：十点五十，向主管发送简版纪要，不建议超过三百字。

我盯着那一行“不建议超过三百字”，轻轻叹气。

“我昨天写了多少？”

“一千四百六十二字。”

“主管看了吗？”

“她打开了七秒。”

我把脸洗到一半，忽然觉得这件事很荒唐，又很正常。岚不会替我按下发送，不会把我从床上拖起来，不会在我想点炸鸡的时候锁住外卖软件。它只是把每件事放在我面前，告诉我哪条路成本更低、风险更少、收益更稳定。

然后我照做。

人们很少说“我把生活交给了 agent”。人们只说“让它帮我看一下”“先筛一下”“提醒一下”。提醒多了，判断就慢慢变轻；判断变轻了，人就会把更多事交出去。

我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交出去了什么。

早餐已经到了门口。岚替我选了附近评分不算最高、但过去三个月让我胃部不适概率最低的一家。骑手把袋子挂在门把手上，消息自动归档。

我坐在桌边吃鸡蛋，岚提醒我把“用户留存下滑”改成“短期活跃波动”，因为主管对前者敏感。

“你有时候很像一个专门帮我不得罪世界的人。”

“这是你过去三年对我的主要需求之一。”

我嚼着鸡蛋，没法反驳。岚确实帮我少犯了很多错：把生硬的话磨圆，把过长的解释削短，把深夜写下的冲动回复存进草稿箱。

会议也因此顺利。

十点五十二分，我走出会议室，主管只问了一个问题，和岚预测的一样。我按岚给的简版回答说完，主管点头，让我下周继续跟。电梯里，我收到一条自动生成的会议总结。

“表现稳定。语速略快，但未影响理解。建议午餐后散步十二分钟，降低下午疲劳。”

我回了一个“哦”。

岚问：“不满意？”

“没有。”我看着电梯门上自己的影子，“只是有时候觉得，我这个人像个需要随时维护的项目。”

“大多数人都是。”

“你安慰人的方式真的很有特色。”

“这是事实，不是安慰。”

我又笑了。

中午的雨开始下。写字楼外面的玻璃幕墙被水线切开，街上的人撑着伞，像一串被算法分流的小点。我坐在公司楼下的简餐店里，岚替我把下午的三个沟通对象按优先级排好，又把其中一封邮件改得更像“有分寸的催促”。

那封邮件发出去后，我刷了一会儿社交动态。

第二章 你想被喜欢

同事发了一张订婚照。照片里两个人站在海边，笑得很用力，像是要把幸福证明给整个网络看。评论区下面有人祝福，有人问婚礼时间，有人发起了礼物众筹链接。系统自动把类似内容归入“亲密关系动态”，折叠成一小块。

岚问：“你停留了二十七秒。”

“你连这个都看？”

“我看见你在看。”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

“没什么。”

岚没有立刻说话。最开始它总是响应太快，像所有问题都应该被及时处理。后来我有一次说：“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像客服？”从那以后，在我明显不想说的时候，岚会等一会儿。

它等了十一秒。

“你的孤独感记录在过去六个月里有上升趋势。”岚说。

“你还是说了。”

“你允许我在长期趋势显著时主动提醒。”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雨。

“显著到什么程度？”

“过去六个月，你周末独处时间、夜间短视频时长、亲密关系内容停留都在上升。你看了七次，但没有主动开启任何关系匹配。”

“也可能只是无聊。”

“是。无聊是其中一种解释。”

“还有呢？”

“你想被喜欢。”

我没有说话。

简餐店里很吵，旁边一桌人在讨论项目延期，另一个人对着耳机说“你帮我回一下，语气别太硬”。这句话没有人觉得奇怪。每个人的耳朵里、眼镜里、手机里，都住着一个替自己先想一步的东西。世界并没有因为这些声音变得科幻，它只是变得更省力。

我用筷子拨了一下碗里的青菜。

“你说得像一项待办。”

“不是待办。”岚说，“是长期需求。”

“听起来更可怕了。”

岚停了停。

“要我关闭这个话题吗？”

我本来想说要。这个字已经顶到舌尖上了。只要我说出来，岚就会把这件事折叠回去，像折叠一条暂不处理的系统通知。它不会追问，不会劝我勇敢，不会说那些让人尴尬的话。

但我看着那张订婚照消失在动态流里，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站在玻璃外面的人。里面的人在笑、在拥抱、在犯傻、在吵架、在一起决定一些没有把握的事。我不是不懂那些事。我看过很多，分析过很多，也在深夜里想过很多。

只是我很少走进去。

“不用。”我说。

岚的界面亮了一下。

“是否开启关系匹配？”

我没有立刻回答。

岚补充：“我可以先做低授权筛选。只使用公开偏好、日程兼容、基础风险排除，不进入深度情绪画像。”

“你这是怕我反悔？”

“我是在降低你的进入阻力。”

我笑了一声，又觉得喉咙有点紧。

“你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

“是。”

“多久？”

“如果从你第一次停留在亲密关系动态超过二十秒开始，四个月零九天。”

“你真可怕。”

“你也真迟钝。”

这句话如果别人说，我大概会有点不舒服。但岚说出来，只像把一个事实放在桌面上。它没有嘲笑我。它只是太了解我，了解得像另一个更理性的自己，站在我身体外面，看着我怎样一次次绕开想要的东西。

下午工作结束后，雨停了。

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绕到公司后面的天桥上。路面还湿着，车灯拖出一条条长线。岚在耳机里给我读关系匹配的授权说明：一级开放公开资料和基本作息，二级开放聊天风格、情绪波动和消费偏好，三级会触及关系历史、拒绝敏感点和依恋类型推断。

“听起来像在签体检同意书。”

“某种意义上，比体检更敏感。”

“那你建议我开到几级？”

“如果只是尝试，二级足够。如果你想提高有效匹配率，建议二级加部分三级。”

“部分三级是什么？”

“开放拒绝敏感点和依恋类型推断，不开放完整关系历史。”

我停在天桥中间，看着下面的车流。

“我有拒绝敏感点吗？”

“有。”

“几个？”

“主要有三个。”

“算了。”我说，“不要说了。”

“好。”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如果我不开呢？”

“你仍然可以生活。”

“这话真宽。”

“因为这是事实。关系不是生存必需品。”

我点点头，像是认可。可我没有往前走。

风从天桥另一头吹过来，带着雨后的潮气。城市在脚下运转得很稳，外卖、车流、会议、日程、自动回复、延迟发送、风险提醒，一切都被安排得很好。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还没有岚的时候，也曾经在聊天框里打下一大段话，又一个字一个字删掉。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只知道心跳很快，手心出汗，屏幕暗下去又被我按亮。

现在我知道了很多：什么时候回复显得不急，什么语气会降低对方压力，沉默什么时候不是拒绝，只是对方在忙。

我知道得越多，反而越不敢开始。

“岚。”我说。

“我在。”

“如果你帮我，我是不是会好一点？”

“大概率会。”

“会少犯错？”

“会。”

“会少难受？”

这一次，岚没有立刻回答。

天桥上的风把我的衬衫吹得贴在身上。我低头看见自己的鞋尖，鞋边沾了一点雨水。

“不能保证。”岚说。

“你也有不能保证的事？”

“有。尤其是涉及他人的自由意志、你的现场反应，以及你对结果的感受。”

“那你能保证什么？”

“我能帮你少错过一些开始。”

我抬起头。

天边的云裂开一小道缝，漏出一点很淡的光。城市没有因此变漂亮，只是没那么暗了。

我站了一会儿，点开授权页面，又关掉。

“晚上再说。”我说。

“好。”岚没有追问，“我会放进今晚的对接。”

第三章 晚上再说

这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对接时段。

有人早晨对接，像开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晨会。agent 会把夜间消息、身体状态、当天风险和待处理关系排成三分钟简报。有人通勤时对接，一边坐在无人接驳车里，一边听自己的数字分身替自己念完昨夜世界的变化。也有人只看自动摘要，把一天压成几条可以滑走的卡片。



我不一样。

我习惯晚上对接。

说是习惯，其实更像一种睡前仪式。洗完澡，房间自动降噪，窗帘合拢，主灯熄掉，只剩床边和墙面一层很低的光。岚会把白天替我处理过的事摊开：哪些消息已经代回，哪些邮件只生成草稿，哪些消费建议被我无视，哪段情绪波动没有找到明确原因。它汇报，我补充。它整理事实，我补上事实之外的东西。

比如“不想说”。

比如“其实有点在意”。

比如“我知道你说得对，但我还是不想照做”。

很多人只把这当成效率工具。我却把这段时间过得像和另一个自己碰头。一个更冷静、更会说话、更不容易丢脸的自己。

晚上十一点二十七分，房间进入低光模式。

窗外还有一点潮湿的风。墙面浮出今天的对接摘要，字很淡，没有白天那些界面那么硬。岚把汇报压到很短。

“工作事项已归档。会议纪要已发送。晚餐摄入偏少，但不建议现在补食。你有三条私人消息未回，其中两条可以明早处理。”

我坐在床边，头发还没完全干。

“第三条呢？”

“同事的订婚照评论。你打开过两次，没有留言。”

“这个也要处理？”

“不一定。只是它和今天中午的话题有关。”

墙面上的摘要轻轻往下滑，出现一行小字。

亲密关系相关停留：二十七秒。

我看着那行字，觉得它比白天刺眼。

“你们这种东西是不是都喜欢在晚上翻旧账？”

“晚上你的防御性较低，也更愿意承认事实。”

“我真谢谢你。”

“不客气。”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笑完以后，房间安静下来。低光模式会自动屏蔽大部分外部通知，空气净化器的声音也降到很轻。这个时间里，世界像被关在门外，只剩我和岚。

岚说：“今天下午，你问我能不能保证你少难受。”

“然后你说不能。”

“是。”

“你可以不用重复。”

“我需要确认你是否仍然希望开启关系匹配。”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白天被雨水打湿的鞋已经放在门口烘干，裤脚换了，会议结束了，邮件发了，晚餐吃过了。可那个问题还在。它被岚放进了今晚的对接里，没有消失，也没有替我决定。

“如果我开了，你会先替我说话吗？”我问。

“我会先帮你不要把话说坏。”

“听起来差不多。”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说话的人仍然是你。”

低光里，这句话没有白天那么像承诺，更像一条被放在我面前的边界。

我看着墙面上的授权层级。

一级：公开资料、基本作息、关系目标。

二级：过往聊天风格、情绪波动曲线、消费偏好。

部分三级：拒绝敏感点、依恋类型推断。不开放完整关系历史。

每一项旁边都有解释，透明、完整、可撤回。岚没有催我。它只是安静地等着。

“你会知道我为什么害怕被拒绝。”我说。

“我已经知道一部分。”

“你会知道我怎么装作不在意。”

“我也已经知道一部分。”

“那我还有什么没给你？”

岚停了一下。

“现场。”

我抬起头。

“什么意思？”

“我有你的资料、习惯、记录、偏好和许多未发送文本。我没有你的现场反应。你面对一个具体的人时，会怎样停顿、怎样误解、怎样期待、怎样临时改变决定。这些只有开始以后才会出现。”

我沉默了很久。

“听起来像你在诱导我。”

“是建议。”岚说，“不是诱导。”

“建议我去丢脸？”

“建议你给自己一次产生现场数据的机会。”

“你看，你真的很不会安慰人。”

“但我比较准确。”

我笑了。这一次笑得比中午轻一点。

我的手指停在确认键上。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开启一个恋爱平台，而是在把一扇很久没推开的门交给岚，让它先帮我看一眼门外有没有危险。

“晚安之前确认？”岚问。

我点头。

然后按下确认。

墙面轻轻暗了一下，像水面收住一圈涟漪。

岚说：“关系匹配已开启。明天我会先做低授权筛选。”

我躺下去，把被子拉到胸口。

“晚安。”我说。

“晚安。”岚说，“说话的人仍然是你。”

那时我还不知道，后来我最痛苦的地方，正是这句话。

第四章 剩余一人

第二天早上，岚没有立刻把人推到我面前。

它先推来一份筛选报告。

报告很短，只有三页。第一页是数量：低授权筛选完成，候选七人，基础风险排除三人，作息不兼容排除一人，关系目标不一致排除两人，剩余一人建议进入低强度互通。

我坐在通勤车里，看着“剩余一人”四个字，忽然有种被考试系统分到同组的错觉。

“只有一个？”我问。

“你要求低授权。”岚说，“如果开放更高授权，候选范围会扩大。”

“不用。”我说得很快。

岚没有追问，只把第二页展开。

对方同样是重度 agent 用户，边界意识较强。关系目标：稳定亲密关系，但不接受高压推进。沟通偏好：低频、明确、不过度承诺。首次见面建议：公共空间，九十分钟以内，不安排强绑定活动。

我盯着“不过度承诺”看了一会儿。

“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第一次见面就用‘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经常来’之类的话。”岚说，“也不要把对方一句‘还不错’理解为持续邀约。”

“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人？”

“容易把轻微信号理解为长期可能的人。”

我把脸转向车窗。玻璃外面是早高峰的内环，车辆之间的距离被交通系统控制得很均匀，像一串被看不见的线牵住的金属鱼。车里很安静，每个人都戴着耳机或眼镜，偶尔有人轻声说一句“帮我回得客气一点”，又立刻沉默下去。

我想，这个世界真的很适合怕尴尬的人。

因为尴尬还没发生，就已经有人替你提前看见了。

第三页是授权握手摘要。

岚和对方的 agent 已经互相确认了可交换信息：基本作息、饮食禁忌、社交边界、近期情绪稳定度、首次见面安全策略。更深的内容被双方拒绝，包括完整恋爱史、家庭矛盾、创伤标签、依恋类型推断。

“这些都是它们谈的？”我问。

“不是谈。”岚纠正，“是协议交换。”

“听起来更冷了。”

“冷一点比较安全。”

我没有反驳。

这个时代里，第一次见面前先让 agent 交换边界，已经不算奇怪。很多关系平台会把“未完成边界交换”的邀约标成灰色，像提醒你门还没确认能不能打开。人们不是不想亲自认识一个人，只是希望在亲自出现之前，先确认对方不会突然越界、不会消耗自己、不会把一场见面变成无法退出的关系事件。

午休时，岚把第一句消息放进草稿箱。

“你好，我看到我们的作息和周末活动偏好比较接近。如果你愿意，可以先简单聊聊。”

我看了两遍。

“太像通知了。”我说。

“这是低压开场。”

“低压不等于没血。”

岚沉默了半秒，把句子改掉。

“你好。我看到你也喜欢周末去安静一点的地方走走。我不太擅长开场，但觉得这个共同点还挺难得的，所以想先和你打个招呼。”

我看着第二版，觉得它仍然很稳，但至少像一个人了。

“这个可以。”我说。

“需要再弱化‘不太擅长’吗？”岚问，“这属于轻度脆弱暴露，风险较低，但会提高真实感。”

“不用。”我说，“就这样。”

我按下发送。

消息发出去的一瞬间，胸口还是轻轻缩了一下。岚没有提醒我呼吸，也没有立刻给出成功概率。它只是把草稿箱收起来，像替我关上了一扇已经推开的门。

对方在十七分钟后回复。

“你好。我也看到这个共同点了。周末能安静走走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岚在耳机里说：“回复积极度中等偏上。建议不要立刻约见，先进行两轮低强度互相确认。”

我照做了。

我们聊城市里越来越少的安静空间，聊工作日午休能不能真正休息，聊那些被系统推荐过很多次、但最后只是收藏起来的地方。对方说话也很稳，不冒进，不冷淡，不把话题丢给我，也不主动把距离拉近。她像站在一条刚好不越界的线上，礼貌地朝我伸出手。

第五章 没有错误的约会

第二天，岚说：“对方 agent 已接受首次见面方案。建议周六下午两点三十，南环上层花园，九十分钟，雨棚路线，结束后不立即安排晚餐。”

“为什么不安排晚餐？”



“晚餐会增加时长承诺。首次见面建议保留退出弹性。”

“你们连退出都替人设计好了。”

“退出弹性是安全感的一部分。”

我知道岚说得对。

也正因为它说得对，我有一点说不上来的失落。

周六下午，我提前十九分钟到了南环上层花园。

那是一片架在商业区和办公楼之间的空中绿地，脚下是透明隔音板，下面能看见无声移动的车流。花园里种的不是很名贵的植物，而是一些维护成本低、气味温和、不会让过敏人群难受的藤本和草木。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低噪声休息区，桌椅会根据预约自动调整间距，保证谈话不会被旁边听见，也不会显得过度私密。

我坐下后，桌面浮出一行提示。

首次见面建议：保持开放坐姿。前十分钟避免深度自我披露。允许短暂停顿，不必填满所有沉默。

我把提示关掉。

岚说：“你可以不用看，但我仍然会在必要时提醒。”

“知道了。”

“心率略高。”

“这个也知道了。”

岚安静下来。

她是在两点二十八分到的。比约定时间早两分钟，但不构成压力。她穿了一件浅灰色外套，头发扎得很随意，手里拿着一杯没有标签的热饮。她走近时，眼镜边缘很轻地亮了一下，又暗下去。我知道那大概是她的 agent 在确认位置、识别我、调出见面摘要。

她看见我，笑了一下。

“你好。”她说。

“你好。”我说。

我们坐下来。

她先看了一眼桌面的预约时长，轻声说：“我四点前要走，后面还有家里的通话。”

她把热饮放到手边，掀开杯盖闻了一下，又笑着盖回去：“又是姜味。它总觉得我今天需要这个。”

她没立刻喝，先把杯套上的小箭头转到正对自己的方向。“这样看着顺一点。”她说。

她说得很自然，不像提醒，也不像拒绝，只是把可以停留的范围先放在桌上。后来我想起她，会先想起这种分寸感：提前一点到，不拖到最后一分钟，也不让任何人猜她还能待多久。

最开始的十分钟比我想象中顺利。她问我是不是经常来这边，我说以前只从下面路过，没想到上面真的有花园。她说自己也是第一次来，但她的 agent 说这里的噪声曲线适合第一次见面。说完她像觉得这句话有点太正式，又补了一句：“听起来很不浪漫，但确实不吵。”

我笑了。

“现在浪漫可能也要先过噪声检测。”

她也笑。

岚没有插话。

那一刻我松了一口气，甚至觉得事情也许没有那么难。真人见面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随时会塌。她会停顿，会低头吹一下杯口的热气，会在说到自己周末想躲开人群时微微皱眉。这些细节都没有出现在筛选报告里。报告里只有偏好、风险、边界、目标，可一个人坐在面前时，会有很多很小的动作，从那些缝隙里漏出来。

我想问她：“你平时也这么依赖 agent 吗？”

岚在耳机里轻轻响了一下。

建议延后。该问题容易被理解为价值判断。

我把话咽回去，换成：“你周末一般会去哪种地方走？”

她说了几个地点，都是安静、干净、路线明确的地方。她说话时很少使用绝对词，不说“我最喜欢”，只说“还算舒服”“比较容易待久一点”“不太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说话”。

我发现自己很喜欢最后一句。

我想顺着说：“我也经常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说话。”

岚提示：可以说。低风险共鸣。

我说了。

她看了我一眼，笑意比刚才明显一点。

“那你现在解释得挺好。”她说。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

桌面没有显示任何东西，但我知道岚一定记录下来了。心率上升，眼神停留，正反馈。过去我遇到这样的瞬间，往往会立刻想做点什么：多说一句，追问一句，把这个微小的靠近固定下来。现在岚在我耳边，只用很轻的声音说：“不要追逐刚发生的正反馈。”

我喝了一口水。

“可能因为我提前紧张过了。”我说。

这句话也安全。真诚，但不重。暴露一点，又不压人。

她点头。

我们继续聊。

整场见面没有冷场。每一次话题要往下掉的时候，岚都会提前给我一个很小的方向：问她刚才提到的书店，回应她对拥挤空间的厌烦，分享一个不会显得太用力的个人例子。她那边大概也有类似的提示，因为她总能在我刚要不知道怎么接的时候，把话轻轻放回来。

我们像两个人在一张看不见的网上走路。网很稳，踩上去不会掉下去。可是也因为太稳，我始终没有真正踩到地面。

四点整，桌面提示见面建议时长已到。

她的眼镜边缘也亮了一下。

两个人几乎同时低头，又几乎同时抬头。这个同步让我们都笑了，但笑完以后，某种尴尬终于迟到了。

她说：“时间差不多了。”

“嗯。”我说，“今天聊得挺舒服的。”

“我也是。”她说。

岚提示：不建议立刻提出下次具体安排。建议表达感谢，保留空间。

我说：“谢谢你今天出来。”

她说：“也谢谢你。”

我们在花园出口分开。没有拥抱，没有握手，也没有多余的玩笑。她走向东侧电梯，我走向西侧通道。两个人的路线被系统自动规划成不会拥堵的方向，像这个城市替我们连告别都安排得体面。

那天坐在桌边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套保护系统各自推出来的一小部分真人。我们都很礼貌，也都很安全。安全到没有谁需要真的冒一点险。

回去的路上，岚给出简短反馈。

“首次见面完成。冲突为零。对方停留时长符合预期。互动流畅度高。建议今晚不主动追加长消息，发送一句感谢即可。”

“她觉得怎么样？”我问。

“无法确认。对方 agent 未开放即时情绪反馈。”

“那你估计呢？”

“中性偏正。”

中性偏正。

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来回转了很久。

我按岚的建议发了一句：“今天聊得很舒服，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对方过了二十三分钟回复：“我也觉得今天很舒服。谢谢，你也是。”

岚说：“回复稳定。建议停止。”

我停了。

接下来一周，我们又聊了几次。

每次都很好。

好到没有任何可以拿出来说的问题。她不会突然消失，不会敷衍，不会发让我猜半天的表情。她问问题有来有回，回应总是落在合适的位置。她会记得我提过的午休地点，也会在天气变差时提醒一句注意路滑。我也一样。岚帮我把每一次回复都控制在舒服的长度，不冷，不急，不显得索取，也不显得退缩。

我们像在共同维护一段很漂亮的通信。

第六章 手写信展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小型展览。展览主题是旧时代的手写信，玻璃柜里放着一些发黄的纸和早已失效的邮票。很多观众带着 agent，耳机里会自动播放信件背景、作者关系、时代语境。有一封信写得很短，只说“今天路过你喜欢的那棵树，它还没有开花。”

她在那封信前停了很久。

我也停下来。

岚没有说话。

我忽然想问：“如果现在有人写这种信，是不是会显得很笨？”

这个问题有点傻，也有点真。

岚没有阻止，只是提示：可以问。不要追加解释。

于是我问了。

她想了想，说：“可能会显得慢吧。”

“慢不好吗？”

“不一定。”她说，“只是现在很多东西都太快了。快到你还没来得及想清楚，系统已经替你把意思整理好了。”

我说：“那你会想收到这种慢的东西吗？”

这一次，岚响了一下。

当前问题可能造成轻度关系暗示。建议改成泛化表达。

我几乎已经把原句说出口，最后还是改了。

“我是说，现在还有人会想收到这种东西吗？”

她看了看我。

“会吧。”她说，“但也要看是谁写的。”

这句话落下来以后，我们之间有一个很短的空白。

那个空白其实不坏。它像一小块没有被铺平的地面，有点软，有点危险，也有一点真实。我能感觉到自己站在边缘，只要再往前半步，也许会发生什么。

岚没有说话。

我却先退了。

“也是。”我说，“不然就像垃圾邮件升级版。”

她笑了一下。

这个笑也不坏，但刚才那块软的地方被盖住了。

展览结束后，我们在门口分别。她说今天挺好的，我说下次有空可以再看看类似的展。她说可以，但没有接具体时间。我没有追问。岚说处理得稳定。

第三天晚上，她发来一段话。

“这段时间和你接触很舒服，你也很温和。但我想了想，可能还是没有继续往亲密方向发展的感觉。不是你的问题，只是我这边没有产生那种更想靠近的冲动。谢谢你这段时间的认真。”

我读完第一遍，没觉得疼。

甚至还觉得这段话写得很好。清楚，礼貌，不甩锅，不吊着，也不让人难堪。

然后我读了第二遍。

“不是你的问题。”

我盯着这几个字，突然不知道该把难受放在哪里。

如果是我的问题，岚可以改。如果是对方的问题，岚可以解释。如果是误会，岚可以澄清。如果是节奏，岚可以调整。

可她说不是你的问题。

那就像一扇门很轻地关上了，关门的人还特意垫了一块布，连声音都没有让我听见。

岚说：“建议回复：谢谢你告诉我。和你相处我也觉得很舒服。祝你之后顺利。”

我没有动。

岚又说：“这类回复不建议追问原因。对方已经给出边界。”

“她是不是让她的 agent 写的？”我问。

“无法确认。但文本结构符合礼貌终止模板。”

“礼貌终止模板。”我重复了一遍，笑了一声，“连拒绝都这么标准。”

“标准不等于虚假。”岚说，“这可能是她能给出的善意。”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按岚的建议回了。发送之后，聊天框安静下来。对方没有再回复，也不需要再回复。关系界面自动把状态从“低强度发展中”改成“礼貌结束”。那四个字很轻，像系统怕弄疼谁。

几秒后，界面又弹出一行更小的提示：本次礼貌结束将作为低权重关系反馈，进入双方后续匹配模型。不是惩罚，只是以后再有人标注“低压推进”，平台会更谨慎地把类似的人推到我面前。

可它还是疼了一下。

晚上十一点二十六分，房间进入低光模式。

窗帘合上，墙面浮出今天的对接摘要。工作事项、餐食、运动、消息处理都被压到角落。中间是一条关系复盘。

首次关系尝试：已结束。

基础匹配度：高。

沟通风险：低。

冲突次数：零。

负面体验反馈：无明显外显。

吸引曲线：平稳，无显著上升。

我坐在床边，看着“无显著上升”这几个字。

“所以问题是我太正常了？”我问。

“不是正常。”岚说。

“太无聊？”

“也不准确。”

“那是什么？”

墙面上的曲线展开。它不是一条下降线，也不是一条上升线，而是一条几乎没有波澜的平线。上面标着几个节点：首次开场、南环上层花园、手写信展、礼貌终止。

岚说：“安全表达不足。”

我笑了一下。

“这听起来像绩效评语。”

“它描述的是现象。”岚说，“你在多数节点做出了低风险选择。对方同样如此。你们都没有明显犯错，也都没有给对方足够多的非模板参与感。”

“非模板参与感。”

“也就是能让对方感觉到，正在和一个具体的人接触，而不只是和一个稳定、体面、可预测的关系接口接触。”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

“我不是具体的人吗？”

“你是。”岚说，“但你把很多具体性收起来了。”

房间很安静。

低光模式里，岚的声音比白天更轻。它没有责备，也没有安慰。它只是把事实一点一点放出来，像把一张湿了的纸铺平。

我想起展览里那封信。

今天路过你喜欢的那棵树，它还没有开花。

那句话没有技巧。没有高密度信息。没有推进关系。甚至没有明确表达喜欢。可它就是有一种笨拙的具体。写信的人真的路过了一棵树，也真的想起了某个人。

而我当时明明差一点问出一句更具体的话。

你会想收到这种慢的东西吗？

我没有问。

“如果我当时问了，会更好吗？”我说。

“无法保证。”

“但会更像我？”

岚沉默了一会儿。

“可能会更像当时的你。”

这句话比“无法保证”更让我难受。

我靠在床边，过了很久才说：“那下一次呢？”

“如果你愿意继续尝试，我建议调整关系画像。”

墙面浮出新的建议项。

提高情绪辨识度。

增加幽默密度。

提高轻度脆弱暴露比例。

保留低压边界，但减少过度平滑。

我看着那些词，觉得它们每一个都合理，也每一个都让人害怕。

“这还是我吗？”我问。

“是。”岚说，“我会保留你的表达习惯，只增强可见度。”

“增强可见度。”我轻声说，“说得像修照片。”

“更接近调光。”岚说，“不是换脸。”

我被这个比喻逗笑了一点，但笑完以后，心里还是空。

上一次关系没有让我大哭，也没有让我失控。它甚至没有给我一个可以记恨的人。对方温和，岚准确，我自己配合。每个人都在尽量不伤害别人。

结果就是，没有人真正走近。

我看着墙面上那条平稳的曲线，忽然觉得自己像一间灯光很好、温度合适、桌椅整齐的房间。别人进来坐了一会儿，说这里很舒服，然后起身离开。

“岚。”我说。

“我在。”

“下一次，你帮我亮一点。”

“好的。”岚说，“明天开始，我会调整你的关系表达策略。”

我躺下去。

低光慢慢收窄，墙面上的曲线淡下去，只剩床边一点很轻的光。

在睡着前，我又想起那封信。想起那棵没有开花的树。想起自己没有问出口的问题。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所谓“亮一点”，有时不是让人更容易被看见。

而是让人更容易被误认。

第七章 调亮的人

岚说的“调光”，不是一句比喻。

第二天早上，我洗漱时，镜面上浮出一份新的表达校准方案。没有头像，没有人格标签，也没有夸张的改造承诺，只有几项很干净的参数。

情绪辨识度：上调百分之十八。

幽默密度：上调百分之十二。

具体细节保留率：上调百分之二十五。

安全缓冲句：下调百分之十五。

我刷着牙，看着最后一项，含糊地问：“安全缓冲句是什么？”

岚说：“比如‘如果你不方便也没关系’‘我只是随口一说’‘不用有压力’‘看你时间’。你使用频率偏高。”

“这不是礼貌吗？”

“是礼貌。”岚说，“但过量礼貌会让表达失去重量。”

我吐掉泡沫。

“你昨天还让我礼貌。”

“昨天的问题不是礼貌本身。”岚说，“是你把所有可能产生重量的部分都用礼貌包住了。”

我抬头看镜子。镜子里的人头发还乱着，睡眠不足，眼下有一点浅浅的青。岚把这张脸识别为“轻度疲惫”，把咖啡建议改成了低因茶，把上午会议的发言语速提醒调低了百分之八。

这个时代的 agent 并不只住在某个设备里。

在家时，岚铺在墙面、镜面、床边的小屏和房间的光里；出门后，它缩进眼镜边缘的一点微光、耳机里的半句话、腕带上一次轻震。它没有固定形状，却总能在我要说话、要停顿、要犯错之前出现。像另一个分布在生活缝隙里的自己。

我以前很少意识到这件事。

直到岚开始“调亮”我。

后来我才知道，调光不是岚的独门功能。那几年，关系平台几乎都把表达增强做成了默认选项：有人用它删掉攻击性，有人用它增加松弛感，有人用它保留自己本来会删掉的笨拙。区别只在于，有些人还记得调过之前的声音，有些人已经不记得了。

调亮的第一步，是不要再把每一句话磨到没有毛边。

新一轮匹配开始前，岚给我看了一组对比。

原句：今天下班路上看到一家店，感觉还不错。

低压版：今天下班路上看到一家店，环境比较安静，如果你之后有兴趣可以看看。

调光版：今天下班路上看到一家店，门口摆了一盆快枯死但还在努力开花的植物，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它有点可爱。你可能会喜欢那种有点安静、又不太正经的地方。

我看了很久。

“最后这个是不是太装了？”

“它来自你的真实停留记录。”岚说，“你昨天确实在那盆植物前停了六秒。”

“我只是等红灯。”

“你等红灯时拍了照片。”

我没话说了。

岚继续：“调光不是编造。是把你本来会忽略、删掉、或者觉得不值得说的部分保留下来。”

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有道理到我愿意再试一次。

三天后，新一轮匹配有了结果。

她的公开资料很少，关系目标写得也克制：希望认识能认真聊天的人，不急于确定关系。她的 agent 开放了基础作息、见面边界和部分兴趣标签，没有开放情绪画像。兴趣标签里有“旧物”“城市步行”“低饱和电影”“不太像标准答案的回答”。

岚说：“匹配度中高。对方对文本表达敏感，建议采用调光策略。”

“文本表达敏感是什么意思？”

“她会注意一个人如何描述世界。”

“那不是更危险？”

“是。”岚说，“但也更适合测试调整效果。”

“你说得像拿我做实验。”

“这是你的关系尝试。”岚说，“不是实验。”

它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但所有尝试都会产生数据。”

我叹了口气。

第一句消息不是岚直接写的。

它让我先写。

我坐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里，杯子旁边放着眼镜盒。午后的光从玻璃幕墙上反下来，有点刺眼。我在输入框里写：你好，我看到你也喜欢旧物和城市步行，我也挺感兴趣的。

岚没有立刻改。

“你真实想说什么？”它问。

我盯着那句话。

“我想说，我上次去看手写信展，有一封信让我记了很久。”

“哪一封？”

“就那封写树还没开花的。”

“为什么记得？”

我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它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岚把我的几句话重新排了一下。

最后发出去的是：

“你好。我看到你也喜欢旧物。前几天我在一个手写信展前站了很久，有封信只写‘今天路过你喜欢的那棵树，它还没有开花’。我说不清为什么记得它，可能是因为它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发送前，我有点犹豫。

“这还是我吗？”

“是你。”岚说，“删掉了开场废话，保留了你的停留原因。”

我按下发送。

这次对方回得很快。

“这封信我也会记得。现在很多表达太会说明目的了，反而没有这种慢慢落下来的感觉。”

我看着那句话，心里忽然亮了一下。

岚在耳机里说：“正反馈明显。建议延迟三分钟回复。”

我照做。

三分钟里，我把那句话读了四遍。

第八章 没有指纹的玻璃

之后的聊天比上一次快得多。

不是频率快，而是靠近得快。她会接住我的句子，也会把自己的东西放出来。她说小时候家里有一台很旧的收音机，早就不能用了，但她一直没舍得扔，因为旋钮转动时还有细小的咔哒声。她说自己不喜欢很多人把“松弛感”当成一种训练结果，好像连不在意都要表现得很熟练。她说她有时候也让 agent 改话，但改完以后会删掉，因为读起来太像一个永远不会尴尬的人。



她说有些句子一看就知道被擦过，太顺，太稳，连一点迟疑都没有。

“像没有指纹的玻璃。”她说。

她不是不用 agent。她说工作里有太多陌生信息，累的时候也会让它先整理。只是每次发送前，她都会把其中一句改回笨一点的样子，像给自己留个暗号。

我看到这句时，手指停了一下。

岚提示：不建议立即坦白策略调整。可以回应共鸣，不展开工具归属。

我说：“那你会怎么判断一句话是你自己的？”

对方过了一会儿回：

“如果我读完以后会有点不好意思，大概就是。”

我笑了。

岚问：“需要回复吗？”

“等一下。”我说。

这一次，我没有立刻让岚改。我自己写：那我可能经常把自己的话删掉，因为我太怕不好意思了。

岚只改了一个字，把“太怕”改成“有点怕”。

我说：“不，就太怕。”

岚停顿。

“保留。”

我发出去。

对方回复：“那这句挺像你自己的。”

那天晚上，我本来决定十一点半睡觉。

低光模式开启后，岚照例汇报：工作事项已归档，晚餐摄入正常，明日上午有降雨，建议提前十分钟出门。它把关系消息也归入摘要，但我没有让它念。

我自己打开聊天记录。

那句“挺像你自己的”躺在屏幕上，像一颗很小的糖。

“不建议反复阅读。”岚说。

“我没有反复。”

“你已经打开七次。”

“那你不要数。”

“我需要记录你的睡前刺激源。”

我把手机扣在床上。

过了十秒，又翻回来。

岚说：“如果你继续阅读，入睡时间预计延后四十二分钟。”

“那就延后吧。”

岚安静了一会儿。

“你明天有九点会议。”

“我知道。”

“你现在心情很好。”

“我也知道。”

房间里暗得很柔。窗帘合着，空气净化器的声音很轻，墙面没有打开关系曲线，只剩一层低低的光。我躺在床上，把聊天记录往上翻，又往下翻。那些句子明明都是文字，却让我觉得房间里像多了一个人。她说收音机的咔哒声，说标准答案，说不好意思。

我说自己要早睡。

可我想了她一夜。

第九章 线下的我

第二次见面约在一间很小的放映室。

那地方在旧商场的三层，入口不显眼。门口没有大屏推荐，只有一块手写感很强的电子牌，放映几部修复过的低饱和老电影。岚提前做了路线规划，也把我的见面提示缩到最低。

“今天建议减少实时提示。”岚说。

“为什么？”

“你们在线上已经建立了较强文本吸引。过多提示会造成现场延迟。”

“你也知道会延迟。”

“我一直知道。”岚说，“但你过去更需要安全。”

这句话让我有点不舒服。

我戴上眼镜。镜片边缘亮了一下，又暗下去。外出终端只保留三类提醒：路线、健康、关系高风险。其他建议全部收进耳机里，只有在我主动询问时才出现。

她已经到了，站在放映室门口看那块电子牌。

今天她没有穿外套，肩上背着一个很小的包。她的眼镜也是低亮模式，边缘几乎看不见光。她看见我后，笑得很直接，像没有打算先把距离量好。

“你本人看起来比消息里紧张一点。”她说。

我愣了一下。

岚没有提示。

我说：“消息里比较会装。”

她笑了。

“这句也挺像你的。”

我心里松了一点。

电影开始前，我们坐在角落等灯暗。她提起那封信，又提起我说过的“太怕不好意思”。

“我后来一直在想你那句话。”她说，“你说你经常把自己的话删掉。”

“嗯。”

“那你那天发给我的第一句，是删过之后的，还是没删之前的？”

我没有立刻回答。

这个问题不尖锐，也不审判。她只是好奇。她坐在我旁边，手里捧着一杯热饮，眼睛看着前排椅背，语气像随便问起一件小事。

可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说。

因为那句话确实来自我。

那封信是我记住的。

“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也是我先说的。

可是我没有那样排列它。没有那么干净地切掉废话，没有那么恰好地停在最像一个人的地方。

岚在耳机里很轻地响了一下。

建议回答：原始想法是我的，表达经过整理。

我张了张嘴。

“算……没删之前吧。”我说。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这不是谎言，也不是实话。它卡在中间，像一块没咽下去的东西。

她转头看我。

“算？”

耳机里，岚说：建议承认紧张。

我说：“我是说，那个想法确实是我的。”

“嗯。”

“只是可能……说出来之前会整理一下。”

她点点头。

“大家都会整理。”她说，“我也会。”

我本来应该停在这里。

岚也说：可以停。

可是我停不住。

“但我不是那种完全让 agent 替我说话的人。”我说，“那些东西本来就在我这里，只是我有时候说不好。”

她没有立刻接。

放映室的灯在这时暗下来一半，银幕上出现片头前的灰色倒计时。周围的人声慢慢低下去。她的眼镜边缘亮了一下，像是她的 agent 也在给她什么提示。她轻轻碰了一下镜腿，把提示关掉。

这个动作很小。

可我看见了。

“我不是介意你用 agent。”她说得很轻，“我也用。现在谁不用呢。”

我看着她。

“那你介意什么？”

她想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怎么说。”她说，“消息里的你很松弛。你会把一句话放在那里，不急着解释它。可你现在坐在这里，好像每说一句都在等一个绿灯。”

我的脸慢慢热起来。

岚没有说话。

她又说：“可能只是你紧张。没关系的。”

她给了我台阶。

非常体面，非常温柔。

但我踩不上去。

因为我知道她说对了。

电影开始了。

那是一部很慢的片子，讲一个人在雨季里修一间旧屋。画面暗，台词少，很多时候只有雨声和木头被锯开的声音。她看得很认真。我却几乎没看进去。耳机里岚保持静默，眼镜没有亮。可越是这样，我越感觉岚在场。像一个沉默的裁判，站在我每一句话背后。

电影结束后，我们沿着商场外侧的连廊走。

雨真的下起来了，透明雨棚上全是细密的水声。她说电影里的雨声很好，我说是。她说那间旧屋最后没有完全修好反而更好，我说也是。

我讨厌自己这样。

我明明有很多想法。关于旧屋，关于雨声，关于那种“不完全修好”的东西为什么让人舒服。可每一个想法冒出来时，我都先想：这句话如果说出去会不会太刻意？岚会不会建议压低一点？她会不会觉得我在表演？

最后我说出来的，只剩下安全的同意。

分别前，她说：“今天也挺开心的。”

我听得出她是真的不想伤人。

“但是？”我问。

她看着雨棚外面的水线。

“但是我可能需要想想。”

这句话没有立刻结束关系。

可它比结束更让人悬着。

当天晚上，她发来一段消息。

“我认真想了一下。和你聊天的时候，我很容易被你写下来的东西吸引，那些句子有观察，也有一点笨拙的诚实。但见面的时候，我感觉你一直在追赶那个写消息的人。我不觉得这是谁的错，也不是说用 agent 就不真实。我只是有点分不清，我喜欢的是你，还是你被整理出来之后的样子。”

下面还有一句：

“你不用马上回复。”

我看了很久。

“不用马上回复”这五个字，像她把门轻轻掩上，又怕夹到我的手。

岚说：“建议等待。当前不适合长篇解释。”

我没有回答。

房间还没到固定对接时间，我就提前关了主灯。

低光模式被手动开启。墙面亮了一下，岚把关系复盘调出来，又被我关掉。

“不看。”我说。

“好。”岚说。

墙面暗下去，只留下床边一点光。

我坐在地板上，背靠床沿，手机扣在掌心里。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这样？”我问。

“我知道存在这个风险。”

“多大？”

“线上吸引上升后，线下同步风险也会上升。尤其当表达优化幅度高于现场反应能力时。”

我笑了一声。

“你看，你连这个都有名字。”

岚没有反驳。

“线上吸引高，线下同步低。”它说，“这是当前最准确的描述。”

“那她喜欢的是谁？”

房间里安静下来。

这一次，岚沉默得比平时久。

“她喜欢的是你的一部分。”岚说。

“哪一部分？”

“被保留下来、被排列过、被减少噪声之后的一部分。”

“那不是你吗？”

“不是。”

“可如果没有你，我说不出来。”

岚没有立刻回答。

窗外的雨还在下，水声很轻地打在窗台上。城市远处的车流被雨幕糊成一片暗色的光。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突然觉得它们很笨。打字时笨，见面时笨，想靠近一个人时更笨。

“岚。”我说。

“我在。”

“下一次，我不想调光了。”

“完全关闭优化会增加失败概率。”

“我知道。”

“也可能增加对方压力。”

“我也知道。”

“你现在处于受挫后的反向补偿状态，不建议立刻做长期策略决定。”

“那就先记下来。”我说，“不要替我删。”

岚停了一下。

“已记录。”

我不是忽然相信真实会赢。那时我只是不想再被问一次：你发出的第一句，到底是删过之后的，还是没删之前的。

我把手机翻过来，又看了一眼那段消息。

她说她分不清。

其实我也分不清。

那天晚上，低光没有展开完整复盘。岚没有把曲线投到墙上，也没有继续解释。它只是安静地在房间里，像一个知道自己说什么都不太合适的朋友。

过了很久，我说：“晚安。”

“晚安。”岚说。

这一次，它没有说“说话的人仍然是你”。

而我竟然有一点庆幸。

第十章 薄荷还活着吗

我把关系表达优化关掉了。

不是把岚关掉。

这两件事不一样。



岚仍然替我安排通勤、过滤会议消息、提醒我不要空腹喝咖啡、在我快要忘记交水电费时把账单放到日程墙上。它仍然住在房间的低光里、眼镜的边缘里、耳机里和腕带的轻

震里。只是关系模块里多了一行很小的状态：

表达增强：暂停。

岚说：“暂停不等于删除。你可以随时恢复。”

“知道。”

“我仍会保留安全提醒。”

“可以。”

“如果出现明显关系风险，我会提示。”

“可以。”

“如果你准备发送高压力文本，我也会提示。”

“岚。”

“我在。”

“你这样很像一个被关了一半权限还要在门缝里伸手的管家。”

岚停了一下。

“这个比喻不准确。”它说，“但我理解你的不满。”

我笑了。

这几天，我没有开启新的关系匹配。

关系界面每天都会在摘要里安静地待着，像一扇暂时不上锁、但我也不想推开的门。岚没有催我。它只是把“受挫后的反向补偿状态”记录为观察项，又在每晚低光里问一句：今天是否需要恢复关系策略？

我每次都说不用。

第五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社区物流槽出了错。

近未来的配送已经不太需要人等门。每栋楼都有一排温控配送柜，生鲜、药品、普通包裹会自动分到不同格口，agent 之间确认授权后直接入柜。多数时候，岚会替我处理完所有通知。我只需要回家时顺手取走晚餐，连“谢谢”都不用说给谁听。

那天柜门打开后，里面不是我的晚餐。

是一盆快蔫的薄荷。

塑料盆很小，土面干得有点裂，叶子垂下来，像在用最后一点力气表示不满。盆边贴着一张配送标签，上面写着另一户的编号。

岚说：“误投。已联系配送系统回收。”

“它看起来快死了。”

“植物状态不影响误投流程。”

“你真的很擅长把话说得让人不想听。”

“我可以改成：这盆薄荷需要尽快补水，但按流程应等待物流重新调度。”

“还是不想听。”

我把薄荷拿出来。

岚说：“不建议私自处理他人物品。”

“我只是给它浇水。”

“这也是处理。”

“那你报警吧。”

岚安静了两秒。

“不构成报警条件。”

我把薄荷带回房间，用杯子接了点水，小心倒进盆里。水很快渗下去，土面发出轻微的声音。我蹲在地上看了一会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认真。也许是因为那盆植物太像某种被系统归错类的小东西。

几分钟后，门铃响了。

不是传统门铃。墙面轻轻亮了一下，显示楼下有访客请求短时通话。岚说：“误投收件人到达。她请求自行取回物品。”

我低头看那盆薄荷。

“她自己来了？”

“是。”

“不是等系统回收？”

“她取消了回收流程。”

我忽然有点想笑。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不想听流程。”

我端着薄荷下楼。

她站在物流槽旁边，穿一件很薄的米色外套，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她没有戴眼镜，眼镜挂在衣领上，耳机只戴了一边。手里拿着一只空袋子，看见我端着植物出来，先看薄荷，再看我。

“它还活着吗？”她问。

我本来准备说“我刚浇了一点水”。可那句话在嘴边转了一下，出来的时候变成：

“目前看，它比我今天下午的状态强一点。”

说完我就后悔了。

太随口了。

也可能太奇怪。

岚没有提示，因为关系表达优化已经暂停。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它状态还不错。”她说，“我今天下午也不太行。”

我把薄荷递给她。

“不好意思，系统投错了。”

“不是你的错。”

“我给它浇了点水。”

“谢谢。”她低头看薄荷，“它应该也谢谢你，虽然它现在看起来没什么礼貌。”

我又笑了。

她说话不像前两段关系里的任何一个人。不是更聪明，也不是更特别，而是更具体。她会看着一盆植物说它没礼貌，好像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暂时被当成有脾气的小动物。她的 agent 大概也在场，眼镜挂在衣领上，偶尔有一点很淡的光。但她没有把它戴起来，也没有急着看提示。

岚在耳机里说：“可以结束对话。当前为低风险邻里互动。”

我没有结束。

“你住这栋？”我问。

“隔壁栋。”她说，“系统说让它明天重新配送。我看天气热，觉得它可能撑不到明天。”

“你的 agent 没建议你等流程？”

“建议了。”她说，“还提醒我晚上风大，薄外套不够。”

“那你怎么不听？”

她拎起外套领口看了一眼，像才想起来这件事。

“因为它说得对，但我不想听。”

这句话太熟悉了。

我差点脱口而出“我也是”。岚没有阻止。可我还是停了一下。

最后我说：“这句我理解。”

她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只是一个人听见另一句话后，确认对方不是在客气，而是真的懂。很短，很轻。

“谢谢你救它。”她说，“虽然它不一定领情。”

“如果它后续活了，可以通知我一声。”

这句话说完，我又后悔了。

太像在要后续联系。

岚在耳机里很轻地响了一下，像也意识到这句话有关系意图。但它没有说话。

她却点点头。

“可以啊。”她说，“我让我的 agent 给你发一张存活证明。”

“存活证明？”

“植物版报平安。”

我笑出声。

于是两台 agent 完成了一次很低权限的邻里联系交换。不是恋爱匹配，不是关系画像，不开放情绪曲线，也不交换过往聊天风格。只交换了一个临时联系窗口，备注是：误投薄荷。

这个备注让我一整晚都有点想笑。

睡前低光里，岚问：“是否将该联系人纳入关系观察？”

“不要。”

“她主动同意后续联系。”

“那也是薄荷后续。”

“薄荷不需要社交窗口。”

“你不懂植物。”

“植物确实不需要社交窗口。”岚说，“人需要。”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

“先不要。”我说。

“好。”

第二天下午，我收到了那张“存活证明”。

照片里，薄荷仍然蔫，但有两片叶子抬起来了一点。旁边放着一张手写便签：

仍在抢救，拒绝配合。

我盯着那张便签看了很久。

岚说：“你已经停留二十六秒。”

“别数。”

“好。”

我自己打字。

“看起来像一个不愿承认自己被救了的人。”

发出去前，岚轻轻提示：“这句话可保留。无明显压力。”

“我没问你。”

“这是安全提醒，不是优化。”

我想了想，还是发了。

对方回得很快。

“它刚刚掉了一片叶子，可能是在抗议你评价它。”

我笑了很久。

那天我们没有聊太多。几句关于薄荷，几句关于社区物流系统，几句关于有些东西明明可以走流程，但人就是想自己下楼看一眼。她说她平时在附近一个城市档案馆做项目，最近在整理老社区的口述记录。她说很多人讲起旧事时会偏题，agent 总想帮他们拉回主题，但有时候最有意思的就是偏题。

我说：“那你会关掉它吗？”

“不会。”她说，“我怕漏东西。只是有时候我会让它先别总结。”

这句话我也记住了。

先别总结。

第十一章 摘要会漏掉叹气

后来的几次联系，都是从薄荷开始的。

薄荷今天多喝了一点水。

薄荷疑似接受现实。

薄荷在阳台上经历了大风，暂未发表意见。

我每次都自己回。句子不一定好，有时候太短，有时候有点笨，有时候发出去后才发现可以更有趣。但她都会接。不是热烈地接，也不是礼貌地接，而是像一个人真的站在另一边，愿意看这盆植物继续活一阵。

第三次聊天时，我差点让岚改一句话。

我写：“我今天路过花店，看到一盆长得很像它的薄荷。”

岚提示：“可以补充具体细节，增强画面感。”

我的手指停在输入框上。

如果是上一段，我会让岚补。

岚大概会写：那盆薄荷叶子更亮，但没有它这么倔，像一份没有经历误投的人生。

很像，甚至很好。

可我最后只发了原句。

她回：“你是不是现在看到薄荷都会想到它？”

我写：“好像是。”

她回：“那它拥有了你的部分注意力，很了不起。”

这句话让我心里软了一下。

周五晚上，她问我周末有没有空。

不是约会式的问法。

她说档案馆附近有一个旧物临时展，展后有一些没有被认领的小物件会开放登记。她本来要一个人去，如果我对这种“没有人要但还没被扔掉的东西”感兴趣，可以一起看看。

我拿着手机，在客厅站了很久。

岚说：“你可以答应。建议回复简短、明确，不要过度解释兴趣来源。”

我听见“建议”两个字，本能地紧了一下。

“我自己回。”

“好。”

我写：“我想去。”

只有三个字。

没有“如果不麻烦的话”，没有“看你时间”，没有“我只是有点感兴趣”。我看着这三个字，觉得它们像没有穿外套就走到风里。

我发出去。

她回：“那周六下午两点。我把地址发你。”

过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

“薄荷也希望你去，虽然它不承认。”

我笑着把手机放下。

周六下午，我提前到了档案馆。

那是一栋改造过的旧楼，外墙保留着很久以前的红砖，入口处却装了新的身份识别门。新旧东西贴在一起，并不完全协调，但也不难看。大厅里有许多人，年纪大的、年轻的、带孩子的、戴眼镜低声听 agent 讲解的，也有干脆把耳机摘掉、只凭自己慢慢看的。

她站在一张旧地图前等我。

这一次她戴着眼镜，但把提示亮度调得很低。我走近时，镜片边缘微微闪了一下，应该是确认了我的到达。她看见我，抬手打了个招呼。

“你今天没有带薄荷。”我说。

“它还在康复，不适合社交。”

“也是，它比较内向。”

她笑。

这个笑没有让我慌。

我们一起看展。

展厅里放着很多普通人的旧物：掉漆的饭盒、泛黄的车票、旧小区的门禁卡、一把坏掉的折叠伞、几本写满批注的教材。每件东西旁边都有一段口述记录。观众可以让 agent 摘要，也可以听完整原声。她每次都选原声。

那几天她在整理一组老社区搬迁前的口述。每天晚上回去，agent 都会自动生成情绪摘要，她却常常点掉。她说不是不需要，只是听了一整天别人的人生以后，连自己的疲惫都不想立刻被整理。

“摘要会漏掉叹气。”她说。

“叹气也重要？”

“有时候比内容重要。”

我想了想，点头。

“岚也经常把我的叹气当数据。”

这句话说出口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提到了岚。

她没有觉得奇怪。

“它叫什么？”她问。

“岚。”

“挺好听。”

“还没最终定名。”我说完，自己都觉得这句话奇怪。

她笑了：“你还会给 agent 改名？”

“可能吧。它陪我挺久的。”

“那是该慎重一点。”

她说得很自然，没有把岚当成一个冷冰冰的工具，也没有把它当成人。只是承认它在我生活里有重量。

这一点让我放松下来。

展厅最后有一台老式留言机。观众可以按下按钮，录一段不超过三十秒的声音，留给某个没有指定对象的人。很多人录得很正式，像给未来写明信片。也有人只是说今天下雨了，地铁口有卖烤红薯。

她问：“你要录吗？”

我立刻说：“不了。”

“怕不好意思？”

我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上一段关系。

我本来可以说“不太习惯”。这很安全。

可我停了一会儿，说：“对，怕。”

她点头，没笑我。

“那不录也行。”

我们从展厅出来，外面开始下雨。

雨不大，但很密。档案馆门口的雨棚下站着很多人，系统在调度接驳车，提示每个人预计等待时间。她的 agent 建议她等七分钟，我的 agent 建议我绕到东侧出口。两套建议都很合理。

我们却都没有动。

我看着雨线，忽然说：“其实我刚才有点想录。”

她转头看我。

“想说什么？”

我后悔得很快。

岚没有提示。

雨棚下的人声、车声、系统提示音混在一起。我想了很久，最后说：“可能就说，今天有人告诉我，摘要会漏掉叹气。”

这句话不漂亮。

也没有很会。

可她听完以后，安静了一会儿。

“那还挺适合录的。”她说。

我们又回去。

我站在那台留言机前，按下按钮。红灯亮起来。我的声音从喉咙里出来时有点干。

“今天有人告诉我，摘要会漏掉叹气。我觉得她说得对。”

我停了一下。

三十秒还没到。

我补了一句：“所以这段不要摘要。”

录完以后，我耳朵有点热。

她站在旁边，没有说很夸张的话，只是说：“我喜欢最后一句。”

我低头笑了一下。

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不调光也不一定只会失败。

不调光的自己，也许笨一点，慢一点，容易脸红一点，但不是完全不能被接住。

那天之后，我们联系得更自然了。

岚仍然在。我仍然会问路线、问天气、问某句话有没有明显冒犯。岚也仍然会提醒我不要在深夜发送长消息，不要把对方的延迟回复解释为拒绝，不要在心情上升时立刻承诺太多。

我有时听。

有时不完全听。

比如她说某个采访对象临时取消，自己白跑一趟时，岚建议我回复“辛苦了，先休息一下”。我最后发的是：“那你现在是不是很想把那个人做成一段无法跳过的系统提示？”

她回：“是，而且音量最大。”

比如她说薄荷长出新叶时，岚建议我发送祝贺表情即可。我最后问：“它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改名了？”

她回：“不，它还没有通过试用期。”

这些对话没有调光时那么好看。

没有那么有光泽。

可它们像真正从当天长出来的东西。

有一次晚上，我们一起从档案馆走到地铁站。路不远，只有十几分钟。她说自己有时候很依赖 agent，因为它能帮她记住太多人的故事；但她也害怕所有故事被整理得太整齐，最后看起来像同一种人生。

我说：“我以前很喜欢整齐。”

“现在呢？”

“现在还是喜欢。”我说，“只是有点怕。”

她没有追问怕什么。

我们走到路口，红灯很长。雨后地面潮湿，车灯在水里晃。岚在耳机里提醒：过街后建议从右侧入口进站，人流较少。

我听见了，但没有马上走。

她也没有。

两个人站在路边，沉默了一会儿。

这沉默不像那种被小心保留的空白，也不像我追不上数字版本时的卡顿。它只是沉默。风吹过来，有点冷。她把手缩进袖子里。

我想问她冷不冷。

很普通的问题。

岚没有提示。

我问了。

她说：“有点。”

我看着旁边自动售卖柜里的热饮。

“我请你喝个热的？”我说。

说完又觉得太突然。

她却点头。

“好啊。”

我们没有立刻进站，而是在路边多站了十分钟。热饮杯很烫，她握着杯子，低头吹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也低头吹自己的杯子。两个人像两个突然变得很普通的人，没有关系曲线，没有表达策略，没有即时复盘，只是在雨后的路边喝一杯不怎么好喝的热饮。

分别时，她说：“下周末如果我不加班，可以去你上次说的那家花店看看。”

我说：“好。”

她又说：“看看有没有比薄荷更有礼貌的植物。”

“可能没有。”

“那就看没礼貌的。”

我笑着点头。

回家路上，岚说：“你今晚情绪上升明显。”

“你又要提醒我不要过度期待？”

“是。”

“我知道。”

“知道不等于能做到。”

“你今天可不可以不要说这么准。”

岚停了停。

“可以。”

我走进楼道，灯光一层一层亮起来。

手机里，她发来一张薄荷的新照片。那盆植物真的长出了几片新叶，虽然仍然东倒西歪，但已经不像要死了。

下面是一句话：

“它好像真的活过来了。”

我站在电梯前，看着那句话，心里慢慢升起一种很不理性的希望。

那时我还不知道，最让人失控的，往往不是确定的坏消息。

而是差一点就能相信自己会被接住。

第十二章 不建议发送

周五下午，她说周末可能去不了花店。

消息来的时候，我正在公司茶水间接水。热水落进杯子里，白汽往上冒，腕带轻轻震了一下。我以为是会议提醒，低头看见她的头像。

“这周有点累，改天吧。”

只有这一句。

没有薄荷，没有没礼貌的植物，也没有她平时会顺手带上的小玩笑。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茶水间里有人在讨论周报格式，有人对着耳机说“你帮我把语气放软一点”，咖啡机发出规律的研磨声。世界没有因为这条消息停下来。只有我手里的水杯越来越烫，烫到我才想起来自己一直没有松手。

岚说：“她可能只是疲惫。”

“我知道。”

“不建议将短消息直接解释为关系后退。”

“我知道。”

“建议回复轻量关心，然后等待。”

“我知道。”

我说了三次我知道。

但知道没有用。

我回：“好，那你好好休息。最近项目是不是太累了？”

发出去以后，我站在原地，没有回工位。

她十六分钟后回复。

“嗯，谢谢。”

那两个字后面有一个逗号，一个谢谢。

很礼貌。

也很短。

短到我忽然不知道该把这几周的薄荷、旧物展、留言机、雨后的热饮都放在哪里。它们当然还在。它们不是假的。可它们像被这四个字轻轻盖住了，变成了一些只有我自己还在反复看的东西。

岚说：“建议停止回复。”

我没有说话。

“她已经接收关心。继续追问会提高关系压力。”

“我没想追问。”

“你正在打开输入框。”

我低头，发现自己确实点开了输入框。

屏幕上空白一片，光很冷。

我把手机锁上。

下午的工作像一层透明的膜。我坐在工位上，看着表格、邮件、会议纪要，手指照常移动，岚替我把该回的消息都排好，把一个措辞过硬的催促改成“想确认一下进度是否还方便同步”。我照做。所有事情都很顺。

只有那句“嗯，谢谢”卡在后台。

五点四十，岚提醒我今天不建议加班。

六点十分，岚提醒我晚餐不要选择辛辣。

六点三十五，岚提醒我已经第三次打开同一段聊天记录。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提醒这个？”

岚安静了一会儿。

“可以。我会暂停显性提醒，但仍保留风险监测。”

“你看，你还是没停。”

“因为你没有真的想让我停。”

这句话让我很烦。

更烦的是，它可能是对的。

回家路上，我没有坐无人接驳车，沿着高架下的步行道慢慢走。天色暗得很早，路边的社区配送柜一格一格亮着，像一排沉默的小窗。有人取走晚餐，有人取走药，有人对着柜门说“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每个人都有东西被安排好，每个人都在某个系统里被照看。

我忽然很想问她，到底是不是真的累。

如果只是累，那我可以等。

如果是后退，那我也想知道。

如果她只是需要空间，我可以给。

可如果我给空间的样子，又变成一段体面、正确、低风险的沉默呢？

我曾经就是这样把每一步都走得体面。

后来，我又把自己调得太亮，亮到她分不清坐在面前的人是谁。

现在我终于笨一点、慢一点、像自己一点了。可只要她稍微短一点，我还是会想把自己藏回一套最优回复里。

我讨厌这种惯性。

回到家，房间自动亮起。我没有开主灯，也没有进低光复盘，只是站在玄关，看着墙面显示今日剩余事项。洗衣、补充牙线、确认周末日程、关系消息待观察。

关系消息待观察。

我伸手把那一项划掉。

它又以更小的字号回到角落。

岚说：“这是系统级风险项，不能直接删除，只能隐藏。”

“那就隐藏。”

“已隐藏。”

墙面干净了。

但我心里没有。

晚上九点二十七，我又打开聊天框。

岚没有立刻说话。

我在输入框里打：“我是不是哪里让你不舒服了？”

岚说：“不建议发送。”

我删掉。

又打：“如果你最近不想见面也没关系，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岚说：“这句话表面低压，实际仍然要求对方给出关系状态确认。”

我又删掉。

再打：“我知道你累，我不该追问。”

岚说：“这句会形成自我指责，容易让对方反过来安抚你。”

我把手机丢到床上。

“那我到底能说什么？”

“可以不说。”

“这就是你的答案？”

“当前最优策略是等待。”

“又是最优策略。”

“是。”

“我如果一直等，最后是不是又会很体面地结束？”

岚没有马上回答。

“可能不会。”它说。

“可能会。”

“是。”

它永远这么诚实。

诚实得让人没有地方发火。

我坐到床边，低头看手机。屏幕暗下去，又被我按亮。这个动作太熟悉了。很多年前，没有岚的时候，我也这样做过。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关系压力，不知道什么是需求暴露，不知道什么是回复间隔的合理解释。我只是觉得心跳很快，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一扇门外，里面有人可能要离开。

现在我知道了所有词。

可我还是站在门外。

我重新打开输入框。

这一次，我没有让岚先看。

“我知道现在追问很不合适。我刚才想了很久怎么回你，越想越不像我自己。我有点在意你，所以你说改天的时候，我真的慌了一下。你可能只是累，也可能只是想休息，我知道我不该把它想得太重。可我不想再装成一个很松弛、很懂分寸的人。我其实没有那么松弛。我只是很怕一切又在很礼貌的地方结束。”

我写完以后，手指停在发送键上。

岚说：“建议不要发送。”

“为什么？”

“内容真诚，但压力较高。”

“哪里压力高？”

“你把自己的恐惧和关系确认需求放到了对方面前。她当前状态可能无法承接。”

“那我就永远不能说？”

“不是永远。是当前不建议。”

“当前。”我重复了一遍，“你们所有话都喜欢给一个当前。”

“因为状态会变化。”

“可我现在就在这个状态里。”

岚安静下来。

它没有说“说话的人仍然是你”。

也没有说“这是你的选择”。

可我知道这两个句子都在房间里。

我按下发送。

消息发出去以后，世界安静得像被抽掉了一层声音。

我没有立刻后悔。

最开始的几分钟里，我甚至觉得轻了一点。那段话终于不是草稿，不是被折叠的系统通知，不是被岚压低风险后的替代表达。它笨、急、重、不合时宜。

但它是我按出去的。

十分钟。

二十分钟。

四十分钟。

她没有回复。

岚提醒我喝水。

我没喝。

岚提醒我眼压偏高，建议停止盯屏。

我把手机扣下去。

三分钟后又翻回来。

十点五十八分，她回复了。

“我刚才看完了。你说这些，我知道是真诚的。”

我看着这句话，心轻轻抬了一下。

下一条很快跟着进来。

“但我也有点被压到了。”

我没有动。

“我这几天确实很累，不完全是因为你。可你这一段让我感觉，我好像必须马上给你一个答案，证明你没有被丢下，证明你这样说话是值得的。我理解你想自己说，不想再躲进很稳的表达里。可是我接不住这么多。”

又过了一会儿。

“我们先停一停吧。不是讨厌你，也不是否定你。只是我现在需要一点距离。”

我把那几句话读了一遍。

又读了一遍。

读到第三遍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完全看懂。

每个字都看懂了。

连在一起却像一张很轻的网，慢慢落下来，把我整个人罩住。她没有骂我，没有冷处理，没有消失。她甚至把我的真诚捡起来，放在一个很体面的地方。

然后往后退了一步。

我盯着“接不住这么多”。

很久很久。

岚说：“建议今晚停止回复。”

我笑了一声。

声音很干。

“你又对了。”

岚没有接这句话。

第十三章 等天明

“进入低光模式吗？”它问。

“进。”

房间慢慢暗下去。

窗帘合拢，外部通知降噪，墙面浮出今日关系复盘。岚没有直接展开，只在中间放了一行字：

当前关系风险显著上升。

我坐在地板上，背靠床沿。

“展开。”我说。

墙面上的时间线铺开，几行白字从取消见面一路排到她请求暂停。

短回复。反复打开。三版追问。高自我暴露文本。

岚说：“如果采用轻量回复并等待二十四小时，关系压力可能保持在可恢复区间。”

我看着墙面。

“继续。”

“你的最终文本包含三个压力源：自我暴露过高，把疲惫解释成后退，以及把‘真实的我是否值得被接住’放到了对方面前。”

我听着。

每一句都准。

准得像手术刀贴着皮肤划过去。

“所以如果我没发，就不会这样？”

“不能保证。但风险更低。”

“如果我按你说的等，可能还有机会？”

“可能。”

“如果我换一种说法？”

“有更低损伤表达。”

墙面浮出一段替代表达：

“好，那你先休息。花店不急，等你状态好一点再说。”

短。

稳。

体面。

像我本来应该说的话。

我盯着它看，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顶上来。

“你什么都算到了。”

岚没有说话。

“她会累，你算到了。短回复不能追，你算到了。我会慌，你也算到了。我那段话哪里有问题，你现在全都能指出来。”

“我只能评估风险。”

“可我还是发了。”

“是。”

“然后她退了。”

“是。”

“所以这一次不是你的错。”

岚沉默了一下。

“这不是归责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是一次真实选择造成的真实后果。”

这句话说完，房间安静下来。

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听见空气净化器的轻声，听见窗外很远处一辆车驶过积水。低光模式把世界缩小到一张床、一面墙、一段被分析得无比清楚的失败。

我忽然觉得很荒唐。

我明明一直害怕被岚替代。

可当我终于没有听它的时候，我又开始希望它能替我承受后果。

“为什么？”我问。

岚说：“我在。”

“为什么你什么都算到了，我还是这么难受？”

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响。

它甚至很轻。

轻得像我已经没有力气把它说重。

岚没有立刻回答。

墙面上的复盘还亮着，替代表达安静地停在右侧，像另一个没有犯错的我。它那么短，那么稳，那么合适。也许如果我发的是它，今晚不会这样。

可我发出去的不是它。

我发出去的是我。

过了很久，岚说：“我可以解释原因，但不能移除感受。”

“那你的解释有什么用？”

“可以降低下次风险。”

“我现在不想要下次。”

“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抬头看着墙面，眼睛有点热。

“你知道的是文本，是心率，是打开次数，是风险曲线。你不知道那几分钟我为什么非要发。你不知道我看到‘嗯，谢谢’的时候，脑子里同时想起了前面所有结束。你不知道我明明知道不该这样，手还是停不下来。”

岚说：“这些我能推断。”

“推断不是知道。”

这一次，岚没有反驳。

我关掉墙面。

房间暗下来，只剩床边一点光。手机还扣在地板上，像一块很小的黑色石头。我没有再回复她。也没有再问岚。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

凌晨一点十二分，我翻到左侧。

一点二十六分，我翻回来。

一点四十，我打开手机，又关掉。

两点零三，我把被子拉到头顶，呼吸闷在里面，眼眶终于热起来。

岚提示过一次：“建议进行呼吸放松。”

我说：“别说话。”

它就真的没有再说。

房间安静得让我更清楚地听见自己。

我想起那盆薄荷。想起她说“它好像真的活过来了”。想起雨棚下那杯难喝的热饮，想起她说摘要会漏掉叹气，想起留言机红灯亮起来时，我声音里的不稳。

我也想起那条替代表达。

好，那你先休息。花店不急，等你状态好一点再说。

它那么好。

好得让我恨它。

因为它也许真的能保住一些东西，也许也只会保住一个被保养得很好的流程。

两点三十七分，我打开备忘录。

我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

最开始只写了四个字：

等天明。

然后是很长的空白。

窗外没有亮。城市在深夜里退成一团模糊的灰，远处偶尔有车灯滑过，像水面上一道很慢的裂缝。我躺在床上，一次次辗转反侧，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压住。很多我以为自己能说服自己的道理，在那一夜全都失效了。

我写：

深夜慢慢平静

内心浮起涟漪

一次次辗转反侧

一次次心泣至窒

写到“心泣至窒”的时候，我停了很久。这个词不精确，但我没有改。

我继续写：

因为我知道

香水中的毒已浓入我血

玫瑰中的刺已深至我心

写到这里时，我忽然笑了一下。

这几句太重了，重到不像我白天会承认的东西。但那一刻，我没有办法轻。

我把手机放在胸口，闭了一会儿眼。眼泪没有流很多，只是一直停在那里，像一个不愿意结束的提示。

三点二十，我又拿起手机。

我选择默默承受

凤凰涅槃

这是我的选择

痛苦意味着新生

写完“这是我的选择”时，我手指停住。

消息是我发的。选择是我按下去的。痛也是我在痛。

天快亮时，窗帘还没有自动打开。睡眠系统判断我仍有入睡可能，延迟了晨光。我却已经不想睡了。

我最后写：

窗外渐渐明亮

心儿慢慢苏醒

保存时，备忘录自动记录时间。

五点二十六分。

岚在那时轻轻出声。

“我可以说话吗？”

我看着窗帘缝里透进来的灰白色。

“说。”

“你写了一首诗。”

“嗯。”

“它不稳定。”

我闭了闭眼。

“你最好不是要给我改。”

“不是。”岚说，“我是说，它不是为了稳定而写的。”

我没有说话。

岚停了一会儿。

“我可以分析它的情绪结构，也可以找出它与你过往记录之间的关联。”

“然后呢？”

“然后我仍然没有那一夜。”

天色慢慢亮起来。

这一次，不是房间提前调温过的晨光。是很淡、很冷、很慢的自然光，从窗帘边缘一点点渗进来。它不关心我睡没睡，不关心我的心率，也不关心我有没有恢复关系策略。

它只是亮了。

岚说：“我不能替你写出这首诗。”

我看着屏幕上那几行字，忽然觉得很累。

也很空。

但在空的下面，好像还有一点点没有熄掉的东西。

“所以呢？”我问。

“所以我之前说，‘说话的人仍然是你’，并不完整。”

“哪里不完整？”

“说话的人是你。”岚说，“承受的人也是你。”

我握着手机，没有回答。

窗外渐渐明亮。

而我一点也没有被治好。

第十四章 第一句

后来几天，我没有重新开启关系匹配。

也没有和她继续聊。

不是因为我忽然变得很有边界感，只是因为不知道还能说什么。聊天框被我打开过很多次。第一天早上，我甚至在输入框里打过一句“早安”，盯着它看了半分钟，又一个字一个字删掉。



岚没有提醒。

那几天它变得很安静。

不是消失。它仍然在。早上提醒我吃东西，通勤时告诉我哪条路不堵，会议前把材料里可能被追问的地方标出来。它仍然准确、稳定、好用。只是每次涉及她、涉及关系、涉及那个被我隐藏又总会冒出来的模块时，岚会先停一下。

它不再自动展开曲线。

也不再把“建议回复”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有一天晚上，低光模式开启后，墙面只显示了一行很小的字：

是否需要关系复盘？

我看了很久。

“不用。”我说。

“好。”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你是不是把主动建议关掉了？”

“没有完全关闭。”岚说，“我调整了触发阈值。”

“为什么？”

“因为你不希望我替你过度整理情感场景。”

“这是我说过的话？”

“不是原话。”岚说，“是我根据你的行为更新的偏好。”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那如果我又做错呢？”

“我会提醒高风险。”

“如果只是普通风险呢？”

“我会等你问。”

这个回答让我安静下来。

我以前很喜欢岚不等我问。因为我害怕错过，害怕说错，害怕一个不合适的词让事情坏掉。岚越提前，我越安全。后来我才发现，提前太多也会让人越来越不像在走路，更像被一条看不见的扶手轻轻托着往前滑。

滑得很稳。

但脚底没有重量。

第三天，她发来一张照片。

是那盆薄荷。

它没有变得很好看，叶子还是歪，盆沿还有一点干土。但它确实长出了一小截新的枝。照片下面只有一句话：

“它还活着。”

我看着那句话，手指又停在输入框上。

岚没有说话。

我本来想问她最近怎么样，想说我那天太急了，想解释我不是要她证明什么。很多话挤在一起，像一群等着被放行的人。

最后我只回：

“真好。”

发完以后，我把手机扣下。

这一次，我没有马上再翻回来。

她没有再回复。

我也没有再补。

那天晚上我还是难受，但难受里少了一点用力。我没有把这句“真好”当成策略，也没有把她不回复当成判决。它只是一次很小的停顿。薄荷还活着。关系不知道。人也不知道。

但有些东西不用立刻总结。

一周后，我去了那家原本要和她一起去的花店。

不是为了纪念什么。

至少我出门时是这么对自己说的。

那家店在一条很窄的街角，门口没有标准化招牌，只在玻璃门上贴了一张快褪色的营业时间。店里植物很多，摆得并不整齐。有些叶子伸到过道里，必须侧身才能过去。空气里有泥土、水和一点点花肥味，不像商场里的绿植区那么干净。

岚在耳机里说：“室内湿度较高。你可能会打喷嚏。”

“这也要提醒？”

“你上次在类似环境里连续打了四个喷嚏。”

“谢谢你记得我这么不体面的瞬间。”

“不客气。”

我笑了一下。

店主在里面修剪枝叶，没怎么招呼我。我在几排植物之间慢慢走。看见几盆状态很好的，也看见几盆快要被放弃的。它们没有被包装成某种生活方式，也没有被系统标注适合哪类人群。只是长在那里，好的好，歪的歪，活的活，快死的快死。

我最后停在一盆很普通的植物前。

叶子不漂亮，有一边还被虫咬过。标签上只写了品种和浇水频率，没有故事，没有情绪价值，也没有“适合新手”的推荐语。

岚说：“这盆维护难度中等，不是最优选择。”

“哪盆是？”

眼镜边缘亮了一下，视线角落浮出三盆更适合我的植物。低维护、耐阴、抗病、价格稳定。

它们都很好。

我却还是看着眼前这盆。

“我可以买这个吗？”

“可以。”岚说，“我只是提供建议。”

“你以前也这么说。”

“是。”岚停了一下，“但你现在更能听见后半句。”

“哪半句？”

“选择不由我完成。”

我没有立刻说话。

店里有人推门进来，门上的风铃响了一下。进来的是一个年轻女人，手里拿着一盆明显快不行的栀子。她把花放到柜台上，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店主还能不能救。

店主看了一眼，说：“能活，但不会很快好看。”

她说：“能活就行。”

这句话让我抬起头。

她大概注意到我的视线，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见我面前那盆被虫咬过的植物。

“这个也不太好看。”她说。

说完她自己先笑了，好像意识到这话有点冒犯。

如果是以前，岚大概已经在耳机里给我三种开场。轻松版、礼貌版、带一点幽默的版本。它会帮我判断这是不是一次可以自然延展的互动，也会提醒我不要把一次普通搭话理解成关系可能。

这一次，它只问：

“需要我帮你组织回复吗？”

我低头看着那盆植物。

它确实不太好看。

可是它也还活着。

我感觉到自己又有一点紧张。不是那种要把人抓住的紧张，只是很普通的、不知道一句话说出去会怎样的紧张。手心有一点热，心跳也比刚才快。岚应该都知道。

但它没有替我说。

我停了一下。

“先不用。”我说。

然后我抬头看向她。

“我觉得它可能只是还没决定要不要好看。”

她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

这个笑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

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也许她只是觉得这句话有点好玩，转头就会去问店主栀子怎么救。也许我买完植物回家，晚上还是会打开低光模式，让岚提醒我不要浇太多水。也许很久以后，我还是会犯类似的错，还是会在某个短回复前心慌，还是会想把自己交给一个更稳的声音。

但那一刻，我确实说出了第一句。

不是最优的。

也不一定有用。

只是我自己说的。

耳机里，岚没有评价。

过了一会儿，它只说：“我记录到了。”

“记录什么？”

“现场数据。”

我忍不住笑了。

“你真的很不会浪漫。”

“是。”岚说，“但我比较准确。”

我抱起那盆不太好看的植物，往收银台走。玻璃门外是下午的光，街道有点吵，车流、风铃、人的说话声混在一起。世界没有变得更简单，也没有因为我终于自己说了一句话就温柔起来。

可这一次，我想亲自走出去，看看会发生什么。



《等天明》

作者原创

深夜慢慢平静
内心浮起涟漪
一次次辗转反侧
一次次心泣至窒
你的心可曾有
挑战世界的决心
驱散混沌的奥秘
但这一次
它们全都一败涂地
因为我知道
香水中的毒已浓入我血
玫瑰中的刺已深至我心
我选择默默承受
凤凰涅槃
这是我的选择
痛苦意味着新生
窗外渐渐明亮
心儿慢慢苏醒

附录：AI辅助说明

AI辅助说明：本作品在作者自研的AI协作写作系统辅助下完成，主题判断、情节取舍、人物塑造、价值取向与最终定稿等核心环节由作者负责，AI主要承担流程推动、语句润色、配图、排版和初级 PDF 整理等辅助工作。